

儒

法

墨

道

百家智慧

辛辛 编著

BAIJIAZHIHUI

内

蒙

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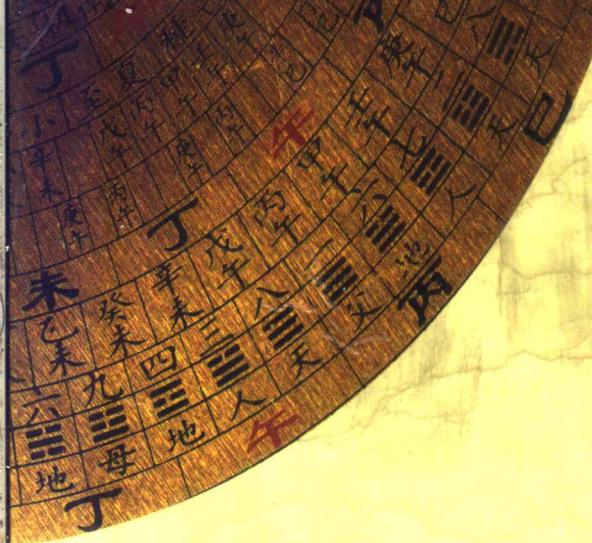
人

民

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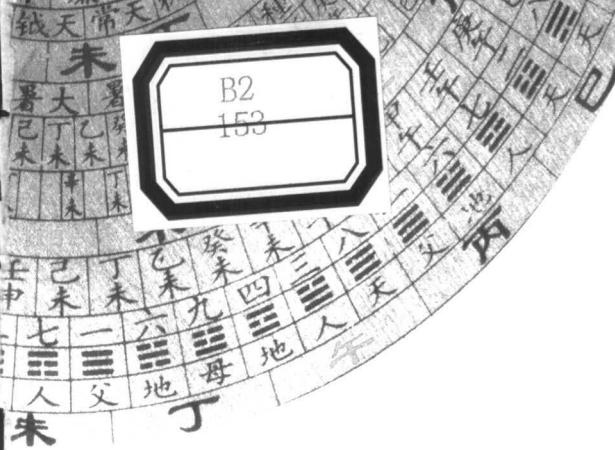
版

社



辛 辛 编著

百家智慧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家智慧/辛辛编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
出版社,2005. 2

ISBN 7-204-06695-2

I. 百… II. 严… III. 哲学—研究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8532 号

百家智慧

辛辛编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佳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字数: 230 千字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4-06695-2/G · 40

定价: 20.00 元

序

智慧对生存来说尤其重要，尽管智慧并不是一种具体的生存技能，但却是指导一切生存技能的东西。换句话说，智慧是一切生存技能的最高表现。治国、治军、治家、治业理财，外交、经商、打仗、当官、为人处事、用人，宗教活动等等，三百六十行，乃至个人修身养性，无不需要智慧。无论干哪一行，只要你比别人更有智慧，你肯定就比别人干得更好。

中国从来就是一个智慧大国，或者说中国人从来就不乏智慧，当西方人正在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时，中国人就已经能够发明并且谙熟地运用三十六计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个民族每个人的生存方式都过多地渗透着各种计谋的圈套，以至于陷阱。也正因为如此，认识我们这个民族，或者说“看准”我们身边的人，就是关系到事业成败，关系到我们生存的大事了。

本书精选了中国智慧经典故事中的有名篇章，包括儒家、道家、佛家、墨家、法家、兵家等，涉及到家国大事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希望能够对读者有所启迪。

编 者

2005年2月

目 录

元珪收神为徒	(1)
无住不执守“无念”	(7)
齐安犀牛当扇子	(11)
慧海饥食困眼	(13)
慧藏作饭为放牛	(20)
希运打老师耳光	(22)
赵州脚踢老师	(25)
景岑言菩萨是瓦砾	(29)
睦州打弟子	(34)
希迁接传钝斧子	(38)
药山月下长啸	(40)
丹霞烧佛像	(43)
大颠没有心	(46)
夹山三年不食却不饥	(50)
投子给凶徒说法	(54)
德山呵佛骂祖	(58)
沩山感激双脚	(60)
仰山为学佛断指	(64)
文益心里有石头	(70)
德昭满目青山	(74)

百家智慧



义玄逢佛杀佛	(76)
慧颙斩蛇	(81)
延沼大喝老师	(84)
省念唱和无弦曲	(87)
楚圆水上挂灯笼	(90)
良价土堆上拾明珠	(95)
曹山不给徒弟治病	(101)
道楷吹无五音之曲	(105)
云门钻进弟子肚里	(107)
光祚看不到鼻子	(112)
倚遇与柱子同年	(114)
黄龙眼明看不见天	(116)
庆闲为僧图清净	(118)
墨子因材施教	(121)
田俅子选才须考验	(124)
申不害阻止国君独宠	(126)
韩信忍辱胯下	(129)
岳飞存乎一心	(132)
戚继光爱兵若宝	(137)
勾践卧薪尝胆	(142)
耿弇反客为主	(150)
苻坚兵多败北	(155)
李世民违旨	(161)
李愬重用降将	(169)
韩世忠以一敌十	(171)

吴王伐齐遭丧国	(182)
项羽破釜沉舟	(187)
戴震论“性”	(191)
戴震论“才”	(210)
戴震论“道”	(218)
老子返朴归真	(227)
庄子“无我”	(229)
庄子无用之用	(232)
庄子安之若命	(234)
严君平“物我一体”	(236)
王弼以静制动	(238)
云定兴出卖外孙	(242)
裴蕴与薛道衡	(244)
玄武门事变	(246)
小报告的威力	(249)
李世民检讨成功原因	(251)
“人生有常”	(253)
武曌现身	(254)
向鳄鱼乞求	(256)
马屁精致化	(258)
许敬宗做对了一件事	(259)
论人标准	(260)
武曌演技	(262)
徐敬业起兵失败	(264)
郝象贤反击武曌	(266)



张说拒绝伪证	(268)
大门艺事件	(270)
李隆基潜在恐惧	(272)
杨国忠有四十余兼职	(274)
李隆基逃亡	(276)
宴会的豪华	(278)
错误的决策	(279)
陆贽对猪谈琴	(281)
李适对萧复逆诈	(283)
李琟滥杀	(285)
李适贪婪	(286)
对狼弹琴	(288)
苏玄明张韶事件	(289)
宋申锡谋反案	(291)
司马光诬陷牛僧孺	(294)
李石装腔作势	(296)
吴湘冤死始末	(297)
父亲向儿子跪拜	(300)
李克宁事件	(301)
刘山人受鞭打	(303)
李存勖死于众叛亲离	(305)
范延光死于财	(307)
石重贵母子	(309)
王章反知识	(310)

元珪收神为徒

元珪禅师俗姓李，受老安排师的启悟后住在嵩岳下的庞坞寺庙中。

有一天，元珪禅师正在打坐参禅，忽然间有位峨冠博带，奇伟非凡的人飘然而至，身后跟了不少随从。来人虽很排场，但祥师并未把他放在眼中，只淡然地说：“来此干什么？”

来人不免诧异，问道：“噢，禅师难道不认识我吗？”

“在我眼中，佛与一切众生平等，一样看待，哪有什么认识不认识的分别？”禅师平静地说道。

“我就是嵩岳的山神啊！我可以让人生，也能让人死，禅师你把我当常人一样看待，可得当心哪！”来人说道。

不料禅师的回答不仅让他吃惊，更让他摸不着头脑了。禅师说：“我本来就不曾生，你怎么能让我死呢？”

禅师接着又说：“像我这样的人，‘自我’这样的观念早已空掉了，物我同一，无我无物。我视自身如你身，你我无别，你能毁掉你自己吗？你不能毁掉你自己，自然也无从毁坏我。即使你能毁掉你自己，也无奈我何，因为我早就不生不灭了。你现在虽然尊为神灵，生杀独擅，但你并没有比凡人更多的智慧，你怎么能对我生死予夺呢？”

元珪禅师这番话说完，岳神马上叩头谢罪，说：“我也是一位秉性正直的神，自视比别的神有更高的智识，可万没有想



到禅师有如此广大智慧，实胜我千万倍啊！恳请禅师授以正戒，令我度世！”

听了岳神的请求，禅师慈悲心大发，说：“你既然已经请求援戒，正戒就在你的请求中授过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戒外无戒，又何用戒呢？自心求戒，戒就有了。”

岳神听后，茫然地问道：“我想求您收我为弟子，你却说我已授了正戒，这怎么能行呢？”

禅师听后，便叫人摆座场，亲自秉香，对岳神说：“我传授你五戒，如能奉持，就回答我说‘能’，不能便说‘否’。岳神认可后，禅师便问：“你能不淫吗？”

“我有众多妻妾啊！”岳神回答道。

“我不是问你这个，我是问你能否免掉淫欲的贪念。”

“能。”

“你能不行盗吗？”

这话问出，岳神大不以为然，回答说：“祥师这不是在贬低我吧？堂堂一岳之神，怎么会去行盗呢？”

“我不是问你这个，我是问你能够不因为贪著供奉，而去害那些不进贡的善人吗？”

“能。”

“你能不杀生吗？”

“作为岳神我专管的是生杀大权，怎么能不杀生呢？”

“我不是问的这个，我是问你能不能不滥杀、误杀？”

“能。”

“你能不妄行吗？”

“我本来就是位正直的神灵，怎么会妄行呢？”
“我也没有问你这个，我是问，你能不违背天心，妄自行事。”

“能。”

“你能不沉醉酒中吗？”

“能。”

岳神五件事都回答能，禅师听罢便说：“以上五件事，是我佛戒呀！”接着又对这五件事作了讲解，说：“对这些戒律，要有心奉持，但不要为其所拘执；要有心与外物周旋，却不要老想着自身。如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超越天地时间，先天地生而生不为早，后天地死而死不为老。每天经历无数变化却不为所动，经历最无奈的寂寞而不为所苦，变化也好，虚空也罢，都不能奈何于你。达到这一步，就可以心无所住，不拘滞任何外物。如此，则虽然你已娶妻，却如同未娶；虽享供奉而未曾享用；虽有权柄，却从未操持权柄；虽有过妄作，却从未有过妄作之心；虽然醉过酒，却从未昏过头。如果能真正作到不为外物所拘执，所污染，那么，你就是贪恋女色也未曾心浮，虽害过善人，也不曾为盗；虽滥杀无辜却未曾滥杀；虽违背天心也不曾妄行；虽昏荒颠倒也不曾醉过。这些都是因为你无心，都是因为你的心没有被这些事情所牵连留滞。无心就无戒，无戒就无心。没有佛与众生的区别，没有我与你的区别，没有善恶、好坏等等的区别，那还有什么戒与不戒呢？”

岳神听了这番话，以为是元珪禅师褒奖自己的五能呢，便洋洋自得说：“那我的神通仅次于佛祖了！”



元珪禅师看出岳神的心思，说道：“没那么简单，你离佛还差得远呢！我问你十件事，你只有五件能，还有五件不能。佛则问十件，七能三不能。”

岳神虽然有点骄傲，但到底还是虔诚。听罢此言，神情悚然，跪倒在地：“请禅师开示！”

元珪禅师问道：“你能到达上帝那里吗？你能让老天东转，让北斗七星到西边去闪光吗？”

“不能。”岳神回答道。

“你能夺了地神之位，让五岳相合，让四海汇通吗？”

“不能。”

“这五件事你都不能，这就是你的五不能。佛也有所不能。佛能不执着任何法相，作到彻底的空，成万法大智，却不能在人灭时将其所成就的大业定住；佛能知群生万有之性，知亿万劫的事情，却不能使无缘的人化度；佛能度量无限多的有情之物，却不能穷尽众生界。这是佛的三不能。所谓的定业本来就不久固；无缘的人，物本来自成一体，超出佛法范围；众生界从来无增无减，自古到今，本来没有谁能主其大法，有法无住，就是无法；即无所谓法，也无所谓住，无法无住，就是无心。据我理解，佛本来就无神通。佛的超凡入圣处，佛的大智大慧处，就是他的无心，他以无心通彻一切法相世界，这就是空，无上的正等正觉的空。你刚听到些佛家道理，便自认神通仅亚于佛祖，你并不知道，无上大法正在于空，你的想法不过是小智小觉罢了。”

岳神听罢恍然大悟，说道：“我太浅昧了，不知道高妙的

空义！师傅所传授的戒律，我一定认真奉持遵守。我愿意倾其所能，报效师傅。”

“唉！我连自己的身体都视作无物，都空掉了，万事万物，法相无常，块然自守，哪还有什么要求向你提出呢？”

岳神还是不肯作罢，说：“师傅还是让我作些事情，展示一下我小小的神功吧！这倒不是弟子想在师傅面前显示神力，我是想让那些对佛家大法存着各种信任与不信任心念的人从我的神通中看一看，有佛和神的不同，有能和不能的不同，有自然与非自然的不同。我并不想显示自己，而是想衬托一下佛家的高妙！”

这番话虽然感人动人，但禅师仍旧说：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最后岳神真有些急了，便搬出佛祖来打动禅师：“佛祖不曾让诸神护法吗？师傅执意不答应弟子的请求，敢莫真是要破坏佛祖的规矩吗？请师傅指示弟子效些力气吧！”

元珪真是拿这位岳神弟子无奈，便说：“既然这样，你就替我做些事情吧。东岩寺没有树木，北边山岭上有不少树，你能替我把北山的树移到东岩寺吗？”

岳神高兴地回答：“师傅的命令弟子已经记住了！不过晚上可能要有些响动，请师傅不要害怕。”

晚上，庞坞一带暴风雷雨大作，奔云掣电，栋宇摇晃，百兽震恐。寺里的和尚也都人人惶恐。元珪禅师对众人说：“不要害怕，这是我与神灵约好了的！”

第二天早晨，风停雷息，旦日清明，人们出寺时，发现北



岩的松柏树木一夜之间已经全都移到东岭上了。禅师嘱咐弟子们说：“我灭度后，此事不可外传，说出去，被人当成口实，人家该说我兴妖作怪了！”

唐玄宗开元四年，元珪禅师圆寂。圆寂前嘱咐弟子将自己的尸体安置在东岭上，然后便像蝉蜕一样，安然逝去了。



无住不执守“无念”

禅宗教派中，有一个支派叫保唐宗。保唐是寺名，在唐代的益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成就这一支派的禅师是无住和尚。无住禅师的辈份，照传灯录的说法，是五祖弘忍大师五世传人。

无住从无相大师出家修道，出师后居住在南阳的白崖山。当朝的宰相杜鸿渐出巡南阳，久闻无住大师大名，想一睹法师的风采，便派人去白崖山礼请。可巧当时当地的节度使崔宁也派人将无住禅师请到了空慧寺。两府都同时延请和尚，和尚一身自难两方面满足礼请。还是杜鸿渐有主意，索性与节度使商量，开他一个三学硕德之士的法会，让儒、道、佛三家的高人一同宣讲自家妙义。

儒、道、佛三家各宣讲自家妙义后，杜鸿渐为解除心中积存很久的疑惑，便特来向无住禅师请教。

杜公问禅师：“弟子曾听金和尚说无忆、无念、无妄三句法门，金和尚说的对吗？”

无住禅师直接回答：“对。”

杜又问：“这三句是一是三？”

禅师回答道：“无忆就是戒，无念就是定，无妄就是慧。戒、定、慧三位一体，既不是一，也不是三。心本约含万法，守住这个心不起分别之识，便是不生心。不生心，戒定慧这三



者俱足。”

对于戒定，杜鸿渐没有疑问了，但对莫妄之“妄”还有点学识上的问题。就问：“‘妄’字是不是应当为‘忘’而不是‘妄’呢？”

无住回答说：“女字的‘妄’，从《法句经》上说：‘若起精进心，是妄非精进’，经上就用‘妄’字。”

杜公听罢心中疑问涣然冰释。又说：“禅师对这三句法则还有什么高见呢？”

无住回答道：“初学菩提大道的人，还是要首先学习将各种心念止息，因为这是契道的入门途径。各种属于见识的心念停止了，智慧才会映现，就如同水平才有清影一样。领悟了无念才能显现真正的心体，清明寂静的心境才可呈现，但千万不要把‘无念’作为一个念头执守啊！”

话语间，有一只鸭鸟嘎然而鸣，从庭树飞到另一棵树上去了。杜鸿渐抓住鸭鸣这件事，马上问道：“禅师听到了吗？”

“听到了，鸭子飞走了。”禅师答道。

“那‘飞走了’是禅师听到了吗？”杜公又问了一句。

“是的。”

“鸭鸣有声，可鸭子飞走时并没说有声音啊？”

无住禅师听罢杜的问题，并没有只对杜鸿渐一人回答，而是转向在场的所有人说：“佛祖在世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再也不能听到世尊亲口所传的正法了。对佛祖留下的遗教，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理解。但是否听到，与能听之性并不相关。佛法是充塞世界的根本大法，它并不随佛祖逝世而消失，它本来就不曾因佛祖在世而生，又何曾因佛祖去世而灭度呢？”



就说鸭鸣吧，它叫的时候，不是因鸭叫才有声音，而是声音自己由因缘、由一定的条件所生，它不叫的时候，也并非声音本身从世上没有了，而是发出声音的条件没有了。而我们能听能闻的能力、本性，却不是随声音的消失而消失，不随声音的生起而生起。你能听到鸭叫，也能听到雷鸣，外界的声响可以变换，但你能听到的本性却是不变的。悟到了这一点，你就不会心随物转了。我们能闻能听的本性，是无生无灭，无来无往的啊！”

众人被这番妙理所折服，纷纷稽首道谢。这真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杜鸿渐又问：“什么是佛法第一胜义，要得第一胜义，从何人手？”

无住回答道：“第一义是没有次第的，也无从出入，它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世间一切可见的、可言说的，都是俗谛，都是那不可思议的第一义的现象，而那个第一义却是无。佛所说的也不是第一义，也是俗谛。”

杜鸿渐是位对佛家经典素养很深的人士，他又问：“弟子在闲暇时，曾为《大乘起信论》作过疏解文字，不知这能算得上通佛法吗？”

无住禅师回答道：“写作章疏，用的是学问，起的是思考见之心。有思考，就是起念动心。你的文章写得可能很不错，但《大乘起信论》中有这样的话：‘当知一切法，从本以来，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皆竟平等，无有变异，唯有一心，故名真如。’难道这话你就忘了？佛教不是学问，而是一种实践的参证之学，你作文章解佛教，与以心契理的宗旨是南辕北辙的，开始就错了，哪还谈得上什么通佛法呢？”